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六八九九

~~X  
99  
12~~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12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座主

賞舉主 罰舉主 門生

故吏

羣書要語漢法所舉主終身保任薛謙光疏凡號門生而不知

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詩句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白集我實門下士力

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未負湘中墳韓愈送陸暢至今青霄人

猶是門下客高達

古今事實

舉堯庫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堯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檀弓

達觀所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克出翟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上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

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克曰達視其所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甲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史記

忠報舉主

宣子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為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以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國語

及貴薦賢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勝合在沛

郡厚兩唐柳遵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于世者何侯力也

至公見報

晉崔洪薦郗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戮宣子之僕崔侯固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以名為戲

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崔沆放崔灑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灑一家南部新書

相為座主

李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因話錄

受門生謁

桑維翰亦裴暉之門生嘗謁暉暉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暉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暉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郡國閑談

賞郗缺

以下係賞舉主

晉侯敗狄于箕郗缺獲白狄子初曰季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丹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郗缺子之功也左傳三十三

賞狄臣

晉侯賞威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

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曰：是賞也。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宣十五

用王稽

秦昭王使謂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臣故載來。後昭王拜范雎為相，雎言於昭王，王召王稽拜河東太守。本傳

封鄂秋

漢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為第一。上曰：進賢受上賞，因封鄂秋安平侯。

賞魏無知

高祖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

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迺復賞無知。

賞常何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趨及，謂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以何得人，賜帛二百匹。

蔽賢有戮

以下係罰舉主  
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坐削戶

元帝詔列侯茂才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

坐遷官

何武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眾武坐遷廷內史

郡守坐免

順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歲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等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廣陵舉孝廉徐淑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郡守坐免

門生殆徧以下係門生

袁氏植恩四世門生舊吏徧於天下魏袁紹傳

上下門生

唐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時以為榮

陵氏生荒見校文主司門

玉筍班

玉筍班事不知正出處唐書載李宗敏知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庫袁郁輩時謂之玉筍叢語

鸞鳳集門

楊嗣復權公集序正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

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桃李門生 見薦舉門

報門生書

晏公殊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分鎮敘謝，有曰：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入，故於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歐公有文聲，似大草草。晏公曰：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是時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晏公因歐公

賦雪詩遂有語 聞見錄

不稱門生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消巨濟作少尹。巨濟庭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脩門生之敬。器之不乎，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 揮塵錄

門生往奠 見祭奠門

同升諸公 以下係座主門生同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矣

門生每避

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置屏分隔

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不及門生

封舜卿武宗朝翰林學士教之子舜卿登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元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對草論詰不勝困敝托致雍秉筆時議者謂座主辱門生

門生

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按控數州繼踐台庭則曹參之代蕭何太叔之嗣子產也郭子儀家傳

耻與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節度為重職坦曰大將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出就坦謝

善事主司

蕭邁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跣踣勾陳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



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遭謝而退。

獨有二天 以下係故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故吏炎涼

大將軍青且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故吏先達

蜀楊洪為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數年祗為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祗次洪坐。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輒避故吏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竹林七賢論

故吏戒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穎昌府，許由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於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太帥，以太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原為甚厚在，韓公為甚德也。 聞見後

故吏同列

權德輿作社祐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  
蓋陳無愧之辭

故吏有聲

劉晏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推財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  
沒後二十餘年韓洵元綉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  
其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特抑故吏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  
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  
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及及

至在畧不加禮謀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  
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  
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  
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東軒筆錄

故吏奔喪

見第恩門

古今文集

詩話

門生迎父

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榻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觀嗣復率生徒  
迎於潼關宴于新昌里第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  
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

文章舊價留繼異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譽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茲賢醉醪醴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兩重門生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實正固張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總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拜謁裴公以詩示之曰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為榮

同人翰林

李翰於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

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主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陳縱玉壺清話

同知貢舉

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歸田

同榜送行

王元之謫黃州蘇易簡知貢舉適放榜奏曰禹偁名儒今將行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郊別又元之謂狀元孫

何曰為我多謝蘇公口占一絕云縵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  
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更求它師

後山觀歐公六一堂圖書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後山  
以東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正為郡守終無以貶可謂特立  
之士矣然亦知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座主設燕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  
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東  
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  
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九子母丈夫也錢形有類故云云

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譙後新寵曾生舞罷為游蜂所  
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云窻搖  
細浪魚吹白舞罷花枝風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  
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姬厮賴故云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  
亡諸孫竝幼每諸生至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  
一如兒孫禮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  
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歲曰二百一十四門生  
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它自知誰略有情談錄

同為門生

東坡送曾子固倅越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嘉祐二年求教知貢舉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醉翁為參政時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聯翩

貴猶稱門生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嘆服石林燕語

送鄭涵校理序

韓愈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史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上鄭餘慶書

韓愈

三得為屬史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

上知已書

周子克

韓退之為王南昌記滕王閣柳子厚為楊長沙敘戴氏堂皆部吏也昔韓愈為博士也事鄭餘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太學為郎都官也又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禮焉非以其三為屬史耶如果政術文學誠不足以備執鞭於

左右獨念向者抱關轂下實事明公於版圖今典教別都也又  
事明公居守堅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  
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也請以是為紹介

### 僚屬

又見辭舉部

羣書要語惟暨乃僚罔不同心說命謹簡乃僚罔命幕府者以

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李廣傳注以文行謀

畫雍容於幕府之間白集才畫堪置幄中同上奮六翮翔千里

以為轅門大府之重柳文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

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宋太祖紀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也皮

日休集

同時趨幕府此日望塵迎韋應物甫也諸侯老賓客杜從

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指秋聞柝多韓愈會李王

封聯句豈知臺閣舊先拂鳳凰雛得實翻蒼竹棲枝抱碧梧杜

別蘇溪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韓送石處士婉婉幕中畫謝

宣城張子房詩雲幕隨開門杜詩水壺幕下清韋應物詩陳琳

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歸漢庭隨公上麟閣劉長卿少年諸

侯府杜牧之幕中俊又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劍鐔臨川幕府稱

上賓東坡與劉莘老詩

### 古今事實

#### 名流入幕

竇憲平匈奴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特為設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穉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同登南樓

見月明

戒其樽蒲

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樽蒲博具悉以投諸江

泛綠依紅

王儉用庾泉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綰與儉書盛府元僚每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蕭綰書美之

風動帳開

郗超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手版拄頤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沖謂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頤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值雨入車

王徽之有鶴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世說

似是馬曹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

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外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為是司驢

晉謝超宗坐天儀出為南郡主司馬入問定是何府超宗然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坐禁錮

為腹心寄

薛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薛尤敬謹畏未曾申款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幕客狎遊

見妓門

委以子孫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

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醉登其床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榻躁放恣嘗醉登武林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

稱小朝廷

鄭從謹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謹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唐僖紀

僧相賓僚

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入公令看諸判



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悅，曰：其妙擇賢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真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覆。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原化記

豈池中物

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舍。舍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力辭是非

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守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祠記

遣賜厨傳

錢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問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聞見錄

古今事實

雜著

送石洪處士序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重胤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

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饌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策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沮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失夫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其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諛言惟先生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永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送溫造處士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夫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夫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八  
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入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肉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爲

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愈與之遊者有一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之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群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人矣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韓愈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而掌

書記者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其一曰京兆杜羔。其一曰隴西李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辭實所謂宏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南陽公之於二君子。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諸石。

古詩

送高書記

杜甫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薄尉中。始與箠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律詩

歸溪上簡院諸公

杜甫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隣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詩話

因詩論薦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歎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留而慰薦之。言行錄

# 寓公

廬垞附

羣書要語諸侯不臣寓公注蓋公爵而寄寓者也禮記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家語

## 古今事實

願受一廬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為氓

避堂舍蓋

孝惠以曹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注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本傳

特為置榻又見僚屬門

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置筵一本

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雞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雞欲吾擊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且止獻公者在穎逾年而歐陽公脩為守初脩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穎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義宜在左右因數為朝廷在位者稱之家傳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平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為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君亦不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日野人未嘗至

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一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詩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年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隣僧乞米送僕赤縣尹能不耻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杞勸黍留守謁太尹言語詭入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冰南山人又繼往鞍

馬僕從塞間。卑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微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克。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朝同異。惟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駟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夜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遺長鬚

求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遺長鬚。致雙鯉。

律詩

嚴中丞枉駕見過

杜甫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白帽應嫌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奉詔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杜甫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

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枉沐旌麾出城  
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杜甫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  
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  
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餽 杜甫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  
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看美漁舟移白  
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王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使君

同到 杜甫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  
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盖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  
簡真成一醉習池廻

詩話

無撓公私

榮陽呂公希哲晚歸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  
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惠託  
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  
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  
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家傳



聖朝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九 三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仕進部

同官

同列相和

同列相軋附

羣書要語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板詩同寅協恭事陶謨冢宰以

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謂國有大事下官不能獨

治則六官共舉之謂聯事相佐助也周禮

詩句冊庭嘗接武書殿丞連衡劉賓客

古今事實

喜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九

同官為僚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為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需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故也

同官分謗

晉卻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韓獻子將斬入卻克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卻子使速以殉曰以分謗也左傳

年輩相遼

陸長源以勲德為宣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犬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恠之有侯鯖錄

狷介寡合

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唐太宗紀

周召不疑

以下係同列相和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與君與不說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於是召公乃悅

廉藺相避

藺相如為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耻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後私讎故也頗聞之內袒負荆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入恂戮之。復以為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所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狘。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庶類者。為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同列代貶

唐竇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調而往。參當坐。遂被貶。人皆義之。

李郭相勉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乎。劇賊實一公之力。

如推車子

韓魏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相善。二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別錄。

三將協心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二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叶心上詔魏在諭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勇猶惧不支况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在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致致其情世忠之受兩鎮節鉞也高宗手書郭子儀傳以賜之張俊奏事則又諭以子儀之事

同列平心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爲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

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虫以一字各從虫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器之曰某初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字多係土地風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入云浮華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

未嘗同堂 同列相靴

袁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同列怨望

汲黯爲右內史始列爲九卿而公孫張湯爲小吏及弘稍貴與

黜同位黜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黜時承史  
昔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黜褊心不能無失望見上曰陛下用羣  
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黜龍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黜之言  
日益甚矣

不得共坐

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靡光武解左驂  
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鄱尉光武曰賈督有折  
衡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與段孝共  
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更有何  
尊卑官屬以為不遜

不與同列

蜀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  
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共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夫立  
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  
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相為情  
此舉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同列相輕

王羲之少有美譽與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以  
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男遂不重請述每聞角聲謂羲之  
當候已洒掃以待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  
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曰懷  
祖正當作尚書耳校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覲然及述蒙

顯授羲之愧嘆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政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此棄彼取

晉殷浩既廢桓温語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而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世說

老韓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色

怨位居下

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

酣然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同列兩罷

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何功居上

唐尉遲敬德待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眦太宗不悅

中書喧競

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繹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唐文苑英華

耻同新進

王仲舒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

同列相仇

李文定公同丁晉公相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乃以劾擊晉公由是竝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挾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及真宗晏駕神文踐祚章憲明肅垂簾聽政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衡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臣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而怪之曰文定安至此遂命以別辭然常切齒焉晉公竟增兩句云惟此震驚遂至沉隕未幾晉公以擅移山陵

貶崖州司戶參軍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者予曾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世美言塵史

古今文集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水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次張唐公韻

王介甫

公與唐公在仁宗朝皆為知制誥

憶昨同追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知何處我適新年值白雞唐公詩云不知今夜遊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

雉媒 見雉門

# 同年

羣書要語 俱捷謂之同年 詳見及第門

詩句攜手升玉階 選傳長虞 共登青雲梯 謝靈運 聯步趨丹陛

同芳普堂桂共聽禹門雷 趙抃 通家不隔同年面 東坡與

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葉空殘綠 東坡與臨安令同年

古今事實

## 同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向侯

繼穆贄韓愈李絳温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群刑冊裴光輔萬璫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科舉記

## 昌黎同年

退之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送侯參議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奈張季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與陸員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 會期集院

唐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磔之 樵言

不赴曲江 見及第門



同年有情

唐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李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唐紀

晨星相望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連纜舉鏢直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晨星之相望

待年家子

五代王祐父徹同光初與蔡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日

同年遠嫌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亟往問之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翼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魏公遺筆

友壻同年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  
 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  
 入文忠恠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  
 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然文忠心少乏文忠為參政時吏  
 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  
 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本文  
 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聞見錄

榜中得人

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  
 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  
 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同年三季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士者以文鳴縉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  
 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  
 以來鼎彝之類又有李元和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  
 季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揮塵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死論登第後歸觀序

柳宗元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鞶席  
 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大常探而討

之則明韜於淳朴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群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竝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愧而陪其遊又夫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維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

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手簡于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書而授之編于群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耳

姑蘇同年會詩序

范至能

進士科始隋盛于唐宋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申來尚矣唐人尤憲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為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宋朝畧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為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候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  
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者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  
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篤敘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太  
夫寧得輕負此意越然雲散異日相視如塗之人乎紹興改元  
建陽袁起岩張元善俱使浙西始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  
者於姑蘇之臺登臨勝絕傾倒情素獻酬樂甚賦詩相屬州里  
傳寫一夕殆偏好事者雜然高贊以爲伐木之詩也起岩謂僕  
嘗濟春闈爲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  
起又嘉一使君能脩舊好畧記團司故實以代揚鱗之詞使凡  
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爲  
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日石湖范某書

古詩

杏園卽席上同年

曹鄴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  
鼓衙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顏  
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面  
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未懷共濟心莫  
起胡越意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於丹陽郡 范希文

長江天下險淺者利名驅一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波豈不  
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大半空  
名呼歿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

富貴路休誇，諛嫉夫。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律詩

寄蘇州白使君

張籍

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書今日是州人。閨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望斷曲江春。

送同年鄭祥歸漢南時恩門相公鎮山南 趙嘏

年來驚喜兩心知，高處同攀次第枝。人倚繡屏閑賞夜，馬嘶花徑醉歸時。聲名本自文章得，潘涸曾勞筆硯隨。家去恩門四千

詩話

契分稠疊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同年無恩

唐王鐸楊牧皆薛逢同年。牧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牧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之。

同年俱貴

向文簡敏中冠忠愍，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

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主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愍謂之曰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同年貸錢

丁晉公初釋褐為饒倅同年白積為判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緡伍環於公公笑曰榜下來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貨物耶慎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年五百青蚨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朱崖之行亦兆於此

同年相仇

李處邁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州時聶貴遠山為郡博士王將明甫為決曹椽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于樂籍中有所屬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甫改名黼為相聶以蔡元長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擢為待從黼大用事貶聶散官安置衡州益街黼美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之誅久聶有力焉而聶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 揮塵錄

相遇贈詩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少保同年司空先在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着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關河契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 推言系述

同年俱少

黃公符十六歲張瀆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州幕嘗列題于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個阿孩兒古今詩話

會飲樞第

趙昌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竇儼俱為三司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院盡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俊梁顥又嘗與同幕五人者日夕飲會於樞第茶觴壺矢未嘗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竇半夜玉清詩話

窮達不同

晁武子云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

髮矣文穆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揮塵

### 聘召

羣書要語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論語

凡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走

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

使使召臣急則持一緩則持一王藻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

以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荀子賁于丘園束帛箋箋易旁招後

又書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左莊二十二使者旁午注一縱一橫

為旁午霍光傳遣詣公車後漢紀鶴書赴隴北山移文李嶠傳

郵驛爾雅云驛遽傳皆傳車驛馬之名本傳無疾其驅天子有

詔轉文

古今事實

耕莘三聘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見之哉

非招不往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

人必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之招招賢人乎萬章下

身勸為之駕

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為之駕謂身自往勸以車駕而遣之

舍人趣裝

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且召參安車以迎

漢四皓隱南山惠帝為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迎以為客乃出

召見宣室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堂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廼拜爲梁懷王太傅。本傳

蒲輪以召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召魯申公

縣次續食

武帝詔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計偕。

朝奏暮召

主父偃齊人。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北遊燕趙爲客。乃西入關。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本傳

相見何晚

主父偃等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拜爲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漢武紀

恨不同時

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

往來胥胥

王良病歸。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以取大位。何其往來胥胥不憚煩也。

今召君矣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爲淮陽太守。黯泣曰。願爲

即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一封輅車

漢平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歷美五經者所在為駕一封輅車遣詣京師注諸發駕置傳者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追鋒車

晉宗室義陽成主望字子初時魏高貴卿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每有宴集望奔馳而至

使者四輩

太宗召馬周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以銀為信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書必知載必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家傳

召見金鑾見宗室門

召見便殿

真宗召王魯燕衣坐便殿曰渴欲見卿不及朝服毋謂朕慢

古今文集

古詩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簡畧非世墨髮身同草木道遙精舍居飲水自為足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曠明世方選士中朝縣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錄俯仰

垂華纓飄風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瀾曲遠峰明夕川夏  
甬生衆綠迅風飄野路迴首不違宿明晨下燿闕白雲在幽谷

### 朝謁

萬直 元會附

羣書要語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春官諸侯  
朝於天子曰述職一名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告于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也禮運臣願一登文石  
之陛涉赤墀之塗漢書東華門百官入朝所從出入之門前輩  
云西湖風月不如東華門外軟紅塵坡詩注接武夔龍接武跡駕  
鷺上官儀傳

詩句明庭集孔鸞何取於鳧鷖韓寒鴉睥睨曉官并轡驢耳王維

### 古今事實

君后四朝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注各會于方岳之下

後至者戮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萬國王制防風後至禹乃戮之家

氏卷來享

昔在成湯自彼氏卷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殷武

視朝有常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

止鸞聲鏘鏘庭燎

介圭入覲

韓侯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無信不朝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擊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冠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弄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會西夷大戎共攻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早而假寐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為早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二

來朝不禮

鄭伯如周始朝威王也王不禮焉周威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訖况不禮焉鄭不來矣公

共起朝儀

高帝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安呼拔劍擊柱叔孫通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葛野外見之

無與共語

梁劉孝標多所陵忽每朝會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事

宋朝禮簡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直至殿下拜一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這也是閣門要省事如此壽皇初間得幾時見羣臣皆許用紫衫後人說太簡遂不用朱語錄

夜召草麻

以下係寓直

蘇易簡嘗醉寢於直廬夜分忽中人宣召遽起以承沃面其簪  
笏以朝賜坐訪以外事應對如流略無舛誤仍令草王顯樞密  
使剝麻來晨並不說上亦不覺其醉自以為神助焉續翰林志

夜召訪問

蘇軾遷翰林學士嘗鑲宿禁中中使宣入對宣仁問曰卿前年  
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臣待罪翰林上  
嘆奇才宣仁曰此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  
才但未及進用卿即上德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  
下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  
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宜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  
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  
務其勤耳凡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  
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鑿鑿  
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  
有思乎其或非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

息何以強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且生，請修德以蠶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者，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羣吏美法。君聞然言，進諂客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腫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墜，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然，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

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示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律詩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

柳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曉鍾出長樂，傳鼓到新昌。宿雨沙堤潤，秋風樺燭香。馬驕欺地軟，人健得天涼。待漏排闥，闔扉珂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竝入連稱籍，各趨對折方。闈班花接萼，綽立鴈分行。近職誠為美，微官豈合當。綸言難不筆，諫紙易連箱。老去何微幸，時來不料量。唯求致身地，相誓答恩光。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騎省直明光鷄鳴謁建章蓬聞侍中佩暗識令公香玉漏催銅  
史天書問夕郎旌旗映閭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  
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瑱百轉流  
鶯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舍人

杜甫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官殿風  
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  
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和賈舍人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  
冠拜冕旒日色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佩聲臨到鳳池頭

和賈舍人

岑參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  
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  
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杜甫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官中每出歸東

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早朝日寄所居

皇甫曾

長安歲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裏漏聲遙  
在百花中爐烟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  
露不應黃葉久從風

早朝

楊巨源

鍾傳清禁絕應徹漏報仙闈儼已開雙闕薄煙籠曲萬九城初  
日照蓬萊朝時但向丹墀拜仗下方從碧落廻聖代逍遙更何  
事願將巴曲贊康哉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白居易

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煙吐白龍頭定轉扇開青

雉尾參差暫留書殿多稱旨令人綸闈即可知從此塵霄去非  
晚鬢邊未有一莖絲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張籍

鼓聲初動未聞雞羸馬街中踏凍泥燭暗有時衝石柱雪深無  
處認沙堤常參班裏人猶少待漏房前月欲西鳳閣星郎雖去  
遠閣門開日入還齊

早朝感事

歐陽永叔

王得臣云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  
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闕狀蒼龍故  
云月在西似不用漢闕也

疎星半落曙光微殘月蒼龍關角西王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



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鷲鷲野性終存。鹿與麕交。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早朝

歐陽永叔

閭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驚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五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早朝

鄭毅夫

花鬣斑虬駕早朝。玉欄宮殿壓雲濤。九州畫地中原壯。萬象橫天紫極高。日月輝明雷闕角。龍蛇蟠結動旌旄。羣仙遙望蓬萊拜。五色非煙透赭袍。

和宋次道紫宸早朝

梅聖俞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契。文章全盛馬兼班。耽耽王宇龍纏棟。靄靄金鋪獸啣環。却出常朝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古詩

禁直

以下係寫直

楊大年

鳳樓鴛瓦蟾波濕。衆籟聲沈百虫蟄。仙盤雲表露成霜。何人夜半牛衣泣。芝泥香執封詔書。河漢西傾移斗車。陰風撼撼起庭樹。寒澌戛戛鳴宮渠。千廬迭唱傳宵警。海山鬢背逢壺頂。金釭珠網結綺錢。玉井銀床垂素鯁。前席受釐詢碩生。觀書百斤須中程。投籤乍應嚴鼓節。求衣誤聽蒼蠅聲。渴烏漏盡繁星曙。魚鑰建章開萬戶。初日曛曛豔屋梁。鳴鞭一声下天路。

律詩

春宿左省

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啾栖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晚出左掖

杜甫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駢馬欲雞棲。

同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禁中

沈佺期

竝命登仙閣，分宵直禮闈。太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當階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夜直

王介甫

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初秋寓直

晏同叔

絳河星斗夜闌干，禁署沉沉闕九關。上帝冊書群玉府，仙人宮闕巨鰲山。涼蟾影度秋陰薄，促漏聲來夜唱閑。擁鼻吟多欲愁絕，嚴鍾淒斷樹烏還。

下直

歐陽永叔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雲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褐，小雨斑斑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頽水西。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

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 蘇子瞻

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半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

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

暖杜酒寒燈樂未央

詩話

昭儀引坐

唐會要天祐二年敕今後每遇延英坐朝且只令小黄門祇候

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儀舞袖垂雙瞻御坐

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道引出宮鈿蓋至

天祐始罷又云杜詩夫人常有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

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專屬年高特勅賜檐子王珪殆得特恩

歟演繁露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人引至殿上至徽宗方罷用

小黄門引道至今如此朱語錄

休假

羣書要語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

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

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

始也至和帝時予賜皆絕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二休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

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

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漸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及也初學記李斐曰休謁之名言曰告凶曰寧孟夷曰古者名更休假曰告漢記注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漢諸書云謝病皆同義同上

詩句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韋應物

古今事實

五日洗沐

石奮子建為郎中慶為內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三千舍本傳

休沐不出

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

有罪長告

漢丙吉為丞相掾史有罪人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切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告始

賜告不歸

漢馮野王字君卿為琅琊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還家免官漢法在官連有三月最則予告病三月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

休日治事

薛宣守左馮翊及日至休更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五日一急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書記所稱急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請子敬書急而還是也山谷詩

古今文集

雜著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謹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臣稚珪臣中正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諷冒制于聞實虧常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甫自內轄作士下聞通制明文日陳九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古詩

蘇州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白居易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薄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閒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今辰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醕水鱠松江鱸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默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疑未闋醕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郡寮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休日早起

陳去非

騰騰窻影來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事

味遠遊非所急蒲團着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雪屢捲簾秋  
光入飽受今日閑明朝復羈縻

示祝四第

朱元晦

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雨苔徑  
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蒼草與子俱忘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485